



三通小叢書

富美子的脚

谷崎潤一郎著

章克標譯

三通書局編輯部

上海三通書局

1079

## 注 意

本局小叢書，爲便利讀者選購起見，特分類編列號目；並以封面紙色表示內容區別。敬請 注意。

一·粉紅色(二〇〇一——二〇〇〇)

### 現代文學

(小說·戲曲·詩詞  
隨筆·外國文學)

二·天藍色(二〇〇一——三〇〇〇)

### 古 文 學

三·淡黃色(三〇〇一——四〇〇〇)

自然科學·應用技術

四·鵝黃色(四〇〇一——五〇〇〇)

哲學·宗教·教育

美術·史地·語文學

五·淺妃色(五〇〇一——六〇〇〇)

### 社會科學

(法律·社會  
政治·經濟)

三通叢書

谷崎潤一郎著 章克標譯

富美子的脚

三通書局印行

# 目次

富美子的脚（谷崎潤一郎作 章克標譯）……………

二沙彌（谷崎潤一郎作 章克標譯）……………

五 485308

目

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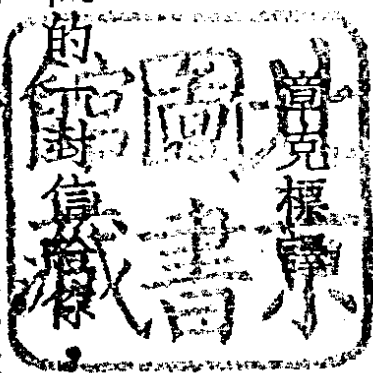
上

富美子的脚（谷崎潤一郎作）

先生：

富 和先生一面不相識的一個青年學生的我，突然寫這樣的  
美 恕罪！開頭，我先要懇切地請求，請你讀完我所講給先生聽的這個冗長的故  
子 事，——在你多忙的時候，實在非常惶恐。

的 但是，說這樣的話，似乎有點妄斷，我暗地裏想，我所要講的故事，在先  
生 生看來，或者也不是全無興味的。假使，在這個故事裏面，先生能夠不論多少  
地覺得有點價值，而肯在你制作的時候，將牠用做作品的材料，那我絕對沒有  
異言的。不，不僅沒有異言，而且還覺得是非常光榮的。老實地說，我心裏  
1 懷抱着一種先生日後將牠做成小說的野心，所以纔寫這封信的。假使不是你



2 先生，——不是我平常崇拜着的你，這個故事裏面的主人公的可憐而奇怪的心

理，是沒有人能夠理解的。能夠對於主人公的身世同情的人，除出先生之外，是找不出第二個來。——這種感想，是我寫這封信的最初的動機，當然，祇要

三 你肯一讀我的故事，我已經感到十分的滿足，但是，最好呢，還是請你將牠用

通 做作品的材料。說了這些過於自私的話，或者先生竟會生氣，但是假使能夠實

小 現，那末作中主人公一定要非常地歡喜了。總而言之，像這個故事一般的事

叢 實，在先生一般想像力豐富而有種種經驗的人看來，我以為是一定不會將牠當

書 作毫無一顧之價值的，像我一般沒有文才的人寫出來，當然不會有什麼好處，

不過，請你對於這件事情本身發生興味，而一氣地讀完這封長信。

這篇故事的主人公，是不多幾時之前已經死了的人。他姓塚越，塚越一家，從江戶時代以來，就在日本橋的村松町開短押店過活，我所要講的塚越，

正當是他先祖傳下來的第十代後嗣。他的死亡，在兩個月之前，就是本年的二月十八，享年六十三歲。據說在四十歲前後已經患了糖尿病的毛病，所以本來肥胖得像相撲力士一般的身體，在五六年之前因為併發了肺結核，所以一年一年的瘦弱下來，在死亡之前一二年，已經瘦得線也似的一條。在鎌倉七里濱的美別莊療養了許久，後來糖尿病和肺病漸漸的惡化，終於喪了性命。在遷到鎌倉去之前，將店業傳給女婿角次郎，而自己退隱做了封翁，家庭的人們從此都叫他「封翁」，因此我在這個故事裏，也就襲用「封翁」的名字。這位封翁和東京的家族之間，感情很壞，所以在臨終的時候，趕到的也祇有他的獨生女兒，就是角次郎的妻小初子一個。塚越家是江戶的舊家，僅在東京市內，也有五六家很闊的親族，但是這些親族在他病中絕沒有人來探望，在葬式的時候，也非常簡陋而寂寞。因為這些原故，所以詳細地知道封翁的病態以及臨死光景的，

4  
祇有親自在他枕邊服侍的女用人阿定，他的小妾富美子和我三個而已。在此，非說明不可的，就是我和封翁的關係，——以及我自己的境遇。我是山形縣鮑海郡的人，今年二十五歲，正在美術學校讀書。我的家庭和塚越家是很遠很遠的親戚，我最初到東京的時候，因為另外沒有熟人可托，所以一到上野車站之後，就帶了父親的信，一直尋到村松町的押店。那時候封翁還在當家，我從此就受了他的照料。因為這種緣故，以後每年總到他那裏去兩三次，但和他的交際，變成義理以上的親密，卻是最近一年或者半年以來的事。這篇故事的主人公，雖說是封翁，此外還有女主人公的富美子，而我自己也稍稍在故事中纏綿着。我決不是純然的旁觀者地位，說起來，或者也可以說在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時，我所當作封翁的心理而說明的一切，或者也可以看作是我自身的心理解剖。



我和這位封翁的關係因為什麼而親密起來？這個問題，應該從我和他因為什麼緣故而接近的問題說起。生長於山形縣的窮鄉的青年的我，和生長於舊幕時代的江戶下町的老年封翁，不論在趣味上，在智識上，在全體性質上，都是全沒有共通點的。我是纔出來的鄉下學生，熱慕着西洋文學和美術，而打算將來做一個畫家的青年；他呢，是一個在江戶兒中也算頂真的江戶兒，他尊崇德川時代的古代習慣傳統，照我說起來，簡直是一位差不多令人討厭他自稱通人的下町趣味的老人。所以我和封翁兩人，不論叫誰看來，也可以知道是完完全全性行不同的人間，無論如何是不能說得投機的。這樣的兩個人能夠互相親熱，是我自己去接近封翁的結果。在他的境遇看來，親族和親戚都對他表示嫌忌疎遠的時候，即使和他是遠親，祇要肯親熱地叫他而和他接近，當然是令他高興的事情。尤其是在將死的時候，富美子自不必說，祇要我一天不到他病室，他

便覺得不很高興。假使起初我不去和他接近，當然我們兩者之間，決不會如此親密的。不曉得底細的人們，都以為我同情於被親族疎遠了的老人，所以常常去望他，但是這種非常善意的解釋，真要令我臉紅耳赤。我和封翁接近，決不為着這種原因，老實招來，我去訪問封翁，實際上是要去看富美子而已。當然，我除看她以外沒有別的野心，即使有了這種野心，像我一般的鄉下書生，當然是不可能的事情，雖則如此，富美子的姿態，不時的在我的眼前出沒，祇要十天不見，便會覺得坐立不安一般地思慕起來。因為這種原故，我造出了種種口實，一點事情也沒有地到封翁家去。

封翁的受族人排斥，也是從他把在柳橋當藝妓的富美子落了籍，帶到自己家裏以後的事。這的確是前年十二月裏的事情，封翁六十歲，富美子正是方纔自己掛了牌子獨立經營的十六歲的冬天。當然，在討富美子以前，封翁的放蕩

早經成問題的，不過在年輕的時候，已早是喜歡胡調，大家以為他年紀已經到了六十左右，不久總會改好，因此親族間在那時候還不十分多說。據我所曉得，封翁於二十歲時結婚，此後換了三次妻小，三十五歲和第三個妻子離婚之後，便一直獨身到了現在。（獨養女兒的初子，據說是他和元配之間所生的。

美）關於這樣地屢次和妻子離婚，除出單是為着放蕩之外，在他的性癖之內，還潛伏着一種人家不知道的祕密的原因，這種原因，到最近似乎還沒有人注意。他不僅對於自己的妻子，就是在狎妓的時候，也非常地容易改變，方纔和一個女子要好，一個月不滿，便會討厭起來而另外熱心於別個妓女。此外，和一般放蕩者很不相稱，在他一生之中，還不會有過一次真真意味的戀人，就是兩心相印的相好。從來，他所熱心過的女子，也很不少，但是在女人方面，不過是為着金錢而委身於他，竟沒有一個真心地報答他一點愛意的。有江戶兒的爽利，

和自他期許的內行，加之臉貌也還不算壞，照理，在長時間裏面，總得有個把深交的女子，但是事實上他奇妙地常常受女人的嫌惡和欺騙。本來，照上面說過的那樣容易變心，所以在女人方面，或者也許沒有深入戀愛的餘裕。

三 「像他一樣的東西，遊蕩是再也不會終止的。要玩女人，儘玩也好，索性讓他選定了一個小老婆，或者反而會得變好起來。」同族的人們，常常是這樣小的說。

叢 但是，祇有最後的富美子，卻完全不同，封翁初認識她，據說是前年的夏天，以後對於她的熱度，卻一直不會冷卻，反而因為時日的經過而逐漸增高。於是，這年十一月間，她從半玉（雛妓）變為獨立的藝妓的時候，她的一切開辦費用完全由他負擔，並且替她贖身而獨立，並且不久這還不能再耐，而將她也不算妻，也不算妾地帶回了村松町的家裏。但是，他雖則這樣的熱心，在富

美子依然是照例的對他並不愛着。你想，年紀相差了四十多歲，祇要不是癡子瘋子當然不會來愛他的，富美子的所以服從地讓他領回家來，自然是認清了老人的殘年不久，他的目的，是在他身後的財產。

富 我最初在村松町的家裏看見這個奇怪的女性，是去年的正月，正是我趁着美年頭去探望那個封翁的時候。我從押店裏面的住宅的格子門裏招呼，和通常一樣地被領到裏面的別室，封翁的房裏的時候。

的 「啊！宇之君！（我的名字叫做宇之吉。但是他卻常常略掉了吉字而叫我宇之君，被叫做「宇之君」時，似乎是工人的名字一般，我很不歡喜。）來得正好！請進來！進來！一直請過來！」

9 那時候，大概他正在吃酒，他健康而方面的額角，紅而且亮，住在家裏，也還圍着似乎很暖的毛圍巾，靠坐在火炬旁邊，用他江戶兒特有的卷音，使我

聯想到說大書的口吻一般的圓滑的聲音說着。這時候使我注意的，是隔着一個火櫃和封翁對坐着的一個不認識的俏姣的女性。我走進客室的時候，她用一隻手臂靠住火櫃邊沿，兩膝稍稍移動一點，向着我的方向，頭和胴體旋轉一些過來。我所以說「頭」和「胴體」旋轉一些過來，是因為這時候這兩件事物，完全是各別地以一個一個的美，在我的眼睛裏印象了的緣故。一口氣地說「身體小」旋轉一些過來，無論加何不能表現出我當時的印象的。就是，那個婉變而完全的頭部和細柔秀小的胴體，像一波傳給次波一樣地，慢慢地傳動波紋一般地轉動。一直到完全旋向這一面之後，這個波紋，在身體的某一部分，譬如從細長的頸部到翻着衣領的肩部之間，還是覺得暫時緩緩地在搖動一般。她的姿態，使我覺得這樣地優婉嫵媚。所以使我覺得這樣的原因之一，大概是她穿着的衣裳的緣故，從現在流行的衣裳看來，她所穿的，或者竟可說是時代落伍，

她穿着一件深色縐綢的有襟衣服，而且裙子還是拖得很長。封翁毫沒有爲難的樣子，等分地看着我和她的臉孔說：

「這是字之吉先生，是我的遠親，在美術學校裏念書，受了他鄉間父親的囑咐，總算我在照料他。……」

說着，合着細小的眼睛，也不注視那一個地微笑着。這大概是他替我和她介紹了，但是這女子是他的什麼人，卻一句也不會說起。

「我叫做富美子，請不要客氣地……」

她微微露出一點羞赧的樣子，嘴裏這樣說，一面低頭行禮，我也逼着行了一禮，心裏似乎稍稍有些上了當一般的感想。

「哈！這個女子一定是他的姨太太了。」

我心中想確是這樣的，再看封翁的相貌時，他那個扁闊的紅鼻頭的兩側，

刻着很粗的皺紋，有「蝦蟆嘴」的混名的大嘴巴邊，還是不斷地含着「一種令人不舒服的微笑。但是，這種笑的裏面，我能夠推量出「正和你所預料一樣，這是小妾，是今番纔進來的。」的肯定。而且不僅如此，當時我立刻就知道封翁對於這個女子，一定非常的中意。

爲什麼呢？那個女人雖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美人，可是她的容貌，卻有一種令封翁歡喜的，很是矯健而合於下町趣味的風致，有苗條的身材和端麗的面貌。我想到這裏，又令我感覺到封翁的那種微笑的裏面，含着「如何？我今番尋出了一個漂亮女人了。」的得意的顏色。照姨太太的身分，拖着很長的衣裙，和拆散了黑漆的頭髮而梳成「島田」樣式，確是有點奇怪，她的裝扮，正像去出局的藝妓一樣，這大概是和縐綢的襟衣同是因爲封翁的趣味而故意這樣穿的。（他的江戶趣味，有這樣的程度。我推測的不錯，也是到日後纔知道



的。照我自己的趣味說來，我是歡喜外國風的女人的，但是和這個女人一般差不多具備着完全的下町趣味的型式，卻也並不覺得討厭。當然，我的所謂完全，並不是說眼鼻的結構，全沒有缺點的意思，或者反可以說，她的缺點，反而有一種特殊的情調，可以更強強地揮發她矯健而有氣概的效果。我所說的完全，是要她發揮出這樣的美點，非有必要的缺點不可，而且在這種必要的缺點之外，全沒有無用的缺點的意味。臉的輪廓，是卵形的，頤的下方，稍稍尖削的，頰的部分也似乎太削瘦了一點，可是並沒有堅硬的感覺，每逢說話的時候，為嘴脣的運動所牽引，頰肉像下垂一般波動的樣子，反而有一種柔和而豐滿情緒。額角生得很狹，髮際也生得可以說是「富士額」一般，並不整齊，富士形頂上的稍稍下面，前髮的左右兩邊，兩方同樣地都有一點稍稍向上的缺陷，從這兩個地方起，再做成富士形地開闊到眼梢的兩側。但是，破壞了富士的整

形而直線稍稍潰亂了一點的部分，就是墨黑的頭髮地位之間，白的額角之一部模糊地交錯着，青青地轉彎的地方，——這不僅對於狹小的額部給以無數的變化而餘裕，而且可以使頭髮的黑色格外顯現。眉毛闊而稍稍向上，幸而和頭髮相反，毛不很多而且微帶黃色，所以並沒有險惡的表情。鼻子的形狀也是高而一準的好樣子，但是也並非沒有缺點。因為鼻尖部分的肉頭稍厚，所以從眉毛之間起而緩緩地保持着一定角度的鼻梁直線，到了小鼻的連結處像腿肚那樣地微微膨脹而使牠的銳度減鈍。但是，在我看來，假使在這副容貌上，鼻子完全成爲雕刻的形式，那是容貌全體的感覺一定會顯著地冷淡的。獅子鼻固然不行，但是鼻尖稍稍飽滿一點，我想，總是增加一點溫暖的情味。其次，是嘴的問題，（這樣地將顏面的各種構造，一樣一樣地用我的拙劣的文章來說明，對於先生確是非常的抱歉，但是在我呢，大有非將她的容貌精細地描寫出來不可

的情形，富美子是怎樣的一個女子，我想要設法使先生了解，所以，實在對不住得很，請你再耐心地看下去。她的嘴巴，纖小可愛得很，很適當地生在雞蛋形的下頤中部，最覺得可喜的，是可以叫做江戶兒之特徵的微突的下脣。的確假使那張嘴脣和平常一樣地縮在裏面，那是，即使容貌的莊嚴能夠增加，但美是她那種嫵媚的風情和狡滑而聰明的趣向，一定會因之減少。說起聰明，實在她的眼睛是頂聰明相了。在那明快地澄着青貝色的眼白中間，琉璃一般光亮着的大而且黑的眼珠，包含着無窮的聰慧，正像在日光照透的清冽的水底，將敏捷的身體靜止得一動也不動地在休息尾鰭的游魚一樣。她的睫毛，——正像蓋住魚體的蘊藻一般的那些遮住瞳子的睫毛，在眼睛閉着的時候，差不多可以蓋到頰肉的中間。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地漂亮的睫毛，差不多令我代她擔憂睫毛這樣地長，恐怕要妨礙她的視線。眼睛睜着的時候，睫毛和瞳孔的連繫，不

大分得清楚，好像瞳子突出在眼臉的外面一樣。特別地使瞳子和睫毛顯著的，是臉上全體的膚色。照現在年輕女子（尤其是照藝妓出身的女人）說來，她的化妝，可以說非常的簡單，毫沒有一點霸氣也似地，正像毛玻璃一般的帶着一些鈍味，在沒有血氣的夢一般的白色中間，祇有那一雙黑眼，好像在紙上爬着的甲蟲一般的活着。實際上，我並沒有誇張她的美麗，我不過是正直地將我的感覺說出來而已。

普通，我是拜了年告辭的，可是這時候，我好像拾着什麼東西也似的心裏高興，這一天從上午一直到午後二三點鐘光景，吃了午膳，陪着封翁閑話。由富美子的敬酒，封翁吃得醉了，我也記得似乎吃得很醉的樣子。

「宇之君！對不住得很，我雖則沒有看見過你所畫的繪畫，可是你們在學西洋畫的，對於油畫的肖像畫大概很不錯吧。」

封翁偶然說起這樣的話的時候，酒已經飲得不少了。

「大概很不錯，說這樣刻毒的話，請你惱他一下呢！」

富美子用動人的聲調這樣說着，像扭轉後領邊頭髮一般地，或者是像用她富的下層汲取事物一般地，微微將頭部靠向我一點。

「我說大概很不錯，並不是看不起宇之君，我是已經舊式的人了，所以油子畫的好壞是什麼也不知道的。……」

「啊，可笑得很！愈不知道，愈不可以說這種話呢。」

這樣，用這種口調來調侃或者窮追封翁的富美子，這時候正是她十七歲的春天。每逢她逼緊一句，封翁一方總用些話來辯解，一方在口角眉邊流露出得意的微笑。他的快活的表情，因為過分的顯露，所以反而使我覺得有點怕羞起來。有時候，封翁說：

「哈哈！這確是我輸了！」搔搔頭皮而故意裝出些認輸的樣子。從這種樣子，可以知道他已經。是像大小孩一般，任憑富美子的擺佈，完全成爲一個好先生了。在這時候的三個人之中，封翁六十一歲，我十九，富美子方纔說過三。是十七歲最小，但是在談話上判斷起來，倒似乎是年齡的順序調了一個頭的樣子。在富美子之前，封翁和我，都好像是被她當做小孩子一般了。

小 我正在想封翁突然談到油畫覺得有點奇特，結果是知道了他要想我替富美子畫一張肖像。

曹 「好不好雖不知道，可是我看油畫似乎是比日本畫來得像一點的樣子。」他這樣地說着，要求我儘可能地將她的姿態描寫出來。我呢，對於他的要求，究竟能不能夠如他的願望一般描寫出來，當時似乎非常沒有把握，但是在這種感想之前，先有了藉此和她親近的野心，所以毫不推辭地就接受下來。因

此，我便每禮拜兩回到封翁家裏來制作以富美子為模特兒的繪畫。

東京的下町の舊式市屋，和別地同樣地大都都是開間狹小而比較的進深奧遠，而且是愈到裏面光線愈壞，在白晝已經同倉庫一般的黑暗，塚越家當然是不能例外，封翁住的別室那樣，祇要天氣稍稍不好，下半年三點鐘時候，便會連報紙都看不清楚一般地黑暗起來。加之正月裏的時候是日子最短的當兒，所以從學校出來走到他家裏時候，外面儘是很亮，封翁的房間卻早已是薄暮的光景。要在這種房間裏制作油畫，真是非常勉強的事情。所憑藉的光線，又祇是從房子前面五坪光景的天井裏反射過來的一點沒有力量的冬日所照剩的淡白而寂寞的亮光而已。在暗中一毫不動地坐着的富美子的蛋臉，和差不多露出肩膀一般向後翻的衣領，受着反射光而淡白地顯示着的光景，——說什麼好呢？總之，這是迷亂地使我的神經錯亂的。我很想停止了繪畫一般的事情，而暢暢

地凝視着她的那種潔白柔滑的肌肉的曲線。

到了真的着手作畫時候，封翁很聰明地點着了六十燭光的青色電泡，外加用煤氣燈照着，將室內照得眼睛發痛一般明亮。在光線上，總算這樣地，——

三 不，或者可以說充分以上地講了補救的方法，可是其次的模特兒的姿勢，卻發生了為難的問題。封翁最初說的是肖像畫，所以我以為畫一張半身像就好，可是他說：「宇之君！祇是這樣坐着畫一個肖像，是沒趣的，像這個樣子的，像這張畫裏的樣子一般地替我畫一張好嗎？」

這樣說着，他從袋棚底裏拿出一本古舊的繡像本子，翻開其中的一張插畫來給我看。這書是種彥的田舍源氏，繪畫的人的確記得是國貞。圖中畫着一個年輕女子，——正像富美子一般有國貞式容貌的少女，從很遠的鄉間赤足走來，正要走到一所古寺一般的空家的情景。女人好像要走進這家屋子一樣地坐在



屋外的迴廊上面，正在用手巾揩抹被泥沾污了的右足。上半身傾向左方，差不多要倒下來一般斜着的胴體，用一只纖細的手臂撐住，從迴廊垂下來的左腳脚尖，輕輕地點住地面，右腳彎成<字的樣子，用右手正在揩着右腳的裏面。——這種姿勢，描寫得可驚的巧妙，在此我們也可以證明從前的優秀浮世繪師們，對於女子的肢體輕妙的變化，有如何銳敏的觀察和如何深切的興味了。令我最佩服的，是女子的柔軟纖細的肢體，雖則多種多樣地彎曲着，可是不是徒然的彎曲，而有一種非常纖細的力量平衡，細緻地支配着全身的一切。女子雖則坐在迴廊上面，可決不是安定地坐着的姿勢。照上面說過那樣，上半身靠住左邊，右腳在外邊彎着，所以祇要將在板上撐着的那隻左臂輕輕地一勾，她的身體便會失去了平衡而跌倒。這種要撐住危險的姿態，而像銅絲一般使全身筋肉緊張着之點，發揚出說不盡的姿態美，而這種美點充滿了身體的全部。譬如

撐住要倒下來的身體的左手，手掌是確實地抵住迴廊的板上，五個指頭呢，好像要起痙攣一般的波動着。還有垂在地面上的左脚，也不是無意味地掛着，而是充滿着緊張的力量，這種力量，祇要看腳趾的爪甲，差不多和腳脛垂直地伸直，大趾的尖端像鳥兒的嘴巴一般尖着之點，就可以知道。其中最微妙地描寫着的，是彎曲着的右脚和正在揩抹牠的右手的關係。取這種姿勢的時候，那是一定不移的，彎曲着的右脚，實在是右手勉強地攀住的，所以祇要右手一放，右脚一定會立刻回復到接觸地面的位置。所以，這隻手非特要措腳，而且是非攀住牠不可。我在這種地方，又得認識了浮世繪家的緻巧的注意和豐裕的才能。

因為用手去攀住腳的時候，握住踝部或者拿住指甲，都比較的簡單，而他偏偏不用這種簡單的方法，故意地用手插進右腳的無名指及中指的中間，僅僅握住小趾和無名趾兩個，好容易地拿住她的右脚。她的腳正像要伸張而被壓住的驢

簧一般的要從她那隻纖小可愛的手裏滑脫出去，在空中浮着的膝頭，正在微微的顫着。這樣說了，先生對於我要想說明的圖面，大概可以明白了吧。姿態優美的女子，像垂楊柳一般的將手足弛緩了茫然地站着，固然也有一種特殊的情趣，可是像這張畫一般，要使她全身彎曲而像鞭子一般地表現出一種彈力，一方又要不損傷特有的美點，確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此，有「柔軟」亦有「強直」，「緊張」裏更有「纖細」，「運動」裏也有「優弱」。在這幅畫中，正有些像喉嚨也要榨破一般的緊逼着歌喉在歌唱着的黃鶯的緊張而可愛的情趣。實在，要在這樣的姿勢裏，給以這樣的美，那是對於女子的手足的每一指尖的筋肉裏面，也非畫得充滿了生命不可的。這個女子的姿態，我雖則不能說畫家一點也沒有爲着要表現嬌態而故意誇張的地方，但是卻也絕沒有一些不自然的勉強的缺點。祇是要在這樣的一個姿勢裏面表現出這樣的嬌態，卻非有像

那個女子一般的優婉嫵媚的身段不可。假使相貌醜陋，腳短頸粗的女子，也取了這個姿勢，那是大概會令你不致正視吧。畫這張畫的國貞，我以為他一定會經目擊過這樣的一個美女的姿態。他一定自己為這種嫵媚的姿勢所動，所以將她應用在插畫的中間。我想，祇憑空想的力量，是再也不能這樣完全地描寫出這種困難的姿勢的。

小 要我依從着封翁的請求，使富美子做成這種姿勢而替她畫像，那是不必說是一種不可能的事情。即使用我一般拙劣的技術來試畫一下，那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得到國貞的版畫一般的美的效果的。不論怎樣不懂西洋畫的封翁，我以為這種請求，未免也太過分了。在他的意中，以為沒有色彩的木版印刷繪畫，尚且能夠得到這樣活潑靈動的美的表現，所以用活人做模特兒而將她畫成油畫時，一定能夠增添非常的優美，我當時也會很懇切地和他說明唯其是版畫，所以能

夠這樣的畫得巧妙，在油畫上要得到同樣的效果，非有非凡的天才和熱意不可，但是不論你怎樣辭退，他卻毫不改變他的初意。他拿出了一張夏天乘涼用的竹椅，安放在客室中央，再叫富美子坐在上面，無論如何非要我替他畫富美子拭足的圖畫不可。說：好不好橫豎自己是不曉得的，祇要多少地表現出一點美和模特兒相像的地方就已滿足，所以，總請你試畫一下，失禮得很，倘要報酬子不論多寡總可如命。他這樣的低着頭不知說了若干遍，真是請求的非常執拗。

的 「總之，不要這樣說了，拜託拜託！請你……」

朋 這樣說着，在他的蝦蟆口的綽號的大嘴角旁邊浮着令人不高興的微笑，用也可算認真也可算說笑的那種難以斷定的調子，不知若干遍的反覆着同樣的請求。平生非常簡決明瞭，以熟悉事情的內行自命的封翁，性格裏面還潛藏着這種強韌的性質，那是我從前絕不知道的事情。封翁有這種黏韌而纏人不休的性質，

在我真是一種意外的發現。還有，當時封翁的臉色，真是奇怪的很。說話的態度雖則和平常沒有變化，但是眼睛的表情，卻完全變了樣子。一面和我說話，他的眼睛，似乎是凝視着另外的事物，他的瞳子好像吸住在眼窩的底裏一般的，真是一種異樣地充血的眼色。這樣眼色，的確是暗示着他的頭腦突然發生混亂，差不多和發狂一般的神經從眼中射出，在這種眼色之中，一定包含着一種不是尋常的東西。他之所以受親族們的嫌惡，或許還是這種眼色的原故。在咄嗟之間，我立刻直覺到這種感覺，同時身體上好像打寒噤一般的受到一種打擊。

此外，富美子當時的態度，更足以助長我的直覺，富美子一看見封翁的眼色有變，立刻表現出一副「又來了」的為難的表情，皺着眉頭，從舌頭上發生出一種「嘖」的聲音。於是，用罵小孩子的口氣說：

「做什麼呢？你，宇之先生說不行的你偏要這樣無理的要求，真的，天下再沒有你一般不懂事的人了！不要說別的，在客室中間坐在竹臺上一般討厭的事情，我也是不高興的。」

富 她這樣說怒視着封翁。於是封翁差不多要向富美子跪拜一般的哀求，或者美 哄，或者騙，用盡了一切的奉承手段，務必要她在竹椅上做一種措脚的姿勢。子（當然，他這樣請求的時候臉上儘是裝着笑容，不過一雙眼睛已經很淒猛地 的 充斥着血了。）關於我自己的事情，倒好放起不說，這時候我倒不能自己地同情 於富美子了。因為，國貞所畫的是一個女子一瞬間的動作，所以要做成這種姿勢的模特兒，確是非常困難，我想，取這種姿勢恐怕不能維持到三分鐘以上。但是，任性的富美子後來竟意外地容易聽了封翁的話，懶洋洋地坐在竹椅上 面，這真——我想，這件事情裏面，大概有更深的理由，假使富美子始終不願

，那時封翁發狂一般的眼光，或者會愈加利害，變成了那發狂不但是眼，而到了言語行動上的發作，大概富美子是恐怕這一層，所以終於讓了步。我不由自主地這樣想着。

三 「真的，對於宇之先生，真是對不住得很呢！他是瘋子，所以沒法子好想的。橫豎，能畫也好，不能畫也好，祇要隨便做個樣子讓他放心就是了。」

小 富美子一邊坐下去，一邊說了這些退步話，所以更令我知我所推測的是中了的。

富 「這樣嗎，那麼不管什麼畫畫看再說。」

於是，我也沒有法子向着了畫架，當然，並不是認真有畫像的決心，不過是依着富美子的話，不去和封翁反對而已。

不久，富美子學了封翁所拿出來的繡像本子上的女子的樣，將右腳彎曲起



來，用右手攀住了右脚的足趾，做成和原畫毫沒區別的姿勢。但是這樣簡單地說，是何無論如何不能表現出我當時的驚異的。富美子坐在竹椅上面做成那種姿勢之後，立刻變成國貞所畫的那個女子，……這樣的說，或許反而可以接近真相。在前面我曾經說過，要在這樣的姿態，表現出這樣的嬌態，非有天生優婉嫵媚的身段不可，這句話，現在竟不期而然的變成形容富美子的纖美的四肢身段的最適當的言詞。假使不是富美子一般嫵媚的身段，那裏能夠這樣容易地立刻完全地成爲畫面裏的女子呢？據說她做藝妓的時候是善於舞蹈的，看了這樣姿勢，愈覺得話不虛傳了。假使不善於舞蹈，那是對於普通模型女子所不能看樣的那種困難的姿勢，是無論如何也不能這樣容易地裝得出神入化的。我暫時以陶醉了的心境，將畫中的女子和富美子比較了若干遍。——那個是人那個是畫差不多辨不清楚一般的比較了一下。的確，我愈凝視着，愈辨不出那一方是真的

人和那一方是畫中的像。富美子的身體——畫中女子的身體，富美子的左腕——畫中人的左腕，富美子左脚大趾的尖端——畫中人左脚大趾的尖端，這樣一件一件地檢視過去，不論那一方都充滿着同樣的力量，都表現着同樣的緊張。

三 雖則是太重複，請你讓我再說一遍她的身體如何的嫵媚！普通的模特兒，要她裝這種姿勢，並不是絕對不能夠，但是在模仿姿態之外，要細緻的筋肉曲線上小一條一條都有同樣的美和力的表現，那是除出富美子之外是絕對沒有人能夠做到的。我差不多要說並不是富美子在模仿畫中人，而是畫中人在模仿富美子。差不多更要想說國貞畫這張畫的時候，是用富美子做模特兒的。

在多數的插畫裏面，封翁爲什麼特地選了這一張而要富美子來模仿？爲什麼這種姿態能夠令他如此歡喜？因爲封翁的熱度這樣的激切，所以令我發生了這些想像。當然，取了這種姿勢，富美子的身材的妖艷，能夠比平常的姿勢更

充分地發揮，但是僅爲了這一點理由，我以爲不至於使他這樣地發狂一般的熱心的。對於封翁的眼色發生了懷疑的我，很快的就想像到在這種姿勢的中間一定有些什麼特別地引動他老人家的心的力，在此，在這種姿勢中，有平常的姿勢中富所不能出現的女性肉體美的一部，不必說，這就是從衣服的裙邊露出的兩只脚美的運動，——就是從脛到趾尖的部分的曲線。本來，我是從孩子時代就是看到了年輕女子的美好的脚形就會發生一種異樣的快慰的人，所以老實說，對於富美子的那雙裸足的曲線美，早已恍惚不能自己。像用白木細心地雕成的一般的纖細脚脛，愈到下面，愈加細小，在踝骨的地方，一旦緩緩地收縮之後，再緩緩地作成傾斜而成爲柔軟的脚趾，牠的傾斜的終點，五個脚趾從小趾起依次地漸漸伸長一直到拇趾尖端整列着的那種形態，我覺得比富美子的相貌更加美麗。像富美子的容貌一般的女子，在世界上並不是沒有，可是和富美子一般整齊完

好的脚，我卻絕不會見過。趾甲非常地扁平，以及足趾和足趾之間開縫的脚，和相貌醜陋的人一樣的使人家不快。但是富美子的趾甲卻是非常的圓拱，五只足趾，好像英文的m字一般的互相整然地緊合着。她的足趾的整齊合式，正像用米粉塑成了脚的形狀，然後用剪刀一刀一刀地剪出來的一樣。假使，我們用米粉細工來譬喻一個一個的脚趾，那麼生在脚趾尖端的那些可愛的趾甲，用什麼去形容呢？說是像排列着的基石，但是實際上比基石更爲鮮豔，而且小，比基石更爲纖小。巧於細工的匠人將真珠貝薄薄地切了，一片片地用心研磨，然後用小釘子釘在米粉細工的上面，那時或者可以得到富美子一般的美麗。我每逢看到這種美麗的事物，總令我感到造物之對於每個人間的不平。普通的走獸和人類的爪，是「生着」的，而富美子的趾爪卻並不是「生着」而是「雕着」的。的確，富美子的足趾是天生成戴着一個個的寶石的。假使將她的趾甲一個

個的切下來做成一串，一定是很漂亮的一串女王的頸圈。

僅將這兩只腳不注意地踏在地上或者隨便地丟在席上，已經是有一種對於莊嚴的建築物一般的美觀。加之，她的左脚受了要倒向旁邊去的上半身的影響，用力地往下伸着，將全身的重量，祇支在接觸地面的拇趾上，腳尖的趾甲，美着實地踏在泥上。因此，足趾全體的皮膚，都非常地緊張，同時還有一種怕慌于一般的膽小的表情。（用表情這句話，似乎是很可笑，但是我相信顏面和足部的，同樣都有表情的。在我，好像女子的多情和冷酷都可以在腳的表情上看出來一般。）這正像受了驚慌而將要飛去的鳥兒一般地收緊了翼翅和脹緊了呼吸的那一剎那的感覺。還有，因為她的趾甲像弓形一般的直樹着，所以裏面的柔軟的筋肉的重疊着的模樣，也可以毫無餘憾地看得出來。從裏面看來，緊縮着的五只趾頭，好像貝柱一般整齊地排着。還有一方的腳，被右手在離地兩三尺的

空間攀住，所以有完全不同的表情。假使我說她的脚在「笑，」那是普通的人一定不會了解，恐怕連你先生也會側了頭而發生奇異的感覺。但是，在我，卻除出「笑着」之外，想不出能夠形容她右脚的言語。那麼究竟是怎樣一種姿態呢？

三 因為小趾和無名趾被握住在空中，所以剩下的三趾散開着，正像脚底裏被搔着一般地做出一種奇妙的嬌態。是的，脚底板被搔的時候，甲和趾往往呈出這種表情，因為是被搔着的時候的表情，所以說他在「笑着」是一點都不錯的。我方纔說過脚趾做出一種嬌態，趾和甲互相向反對的方向反背，在交界的關節上做成一種很深的凹處，——脚全體的形狀，彎成龍蝦一樣，這的確能夠在看的

人眼睛裏呈出一種媚態。假使不是像富美子一般有舞蹈素養的人，能夠自由地伸縮身體各處的關節，那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做出這種嫵媚的脚形的。那只脚，正像體態婀娜的女子在舞蹈一般地呈出一種特殊的嬌態。此外，還有一種不可忽

視的，就是那只圓肥的腳踵。大都的女子。從踝至踵的曲線，往往都有破綻，而富美子的卻尋不出一點缺陷。我有好幾次毫沒要緊的故意走到富美子後面，偷偷地將前面所不能充分賞玩的踵部曲線深深地印在腦裏。不知她裏面有如何的骨骼，她的筋肉如何地附麗，纔能成爲這樣地優婉圓滑豔麗的踵部？富美子從出世到現在十七歲，大概除出席子和墊子之外，什麼也不會踏過。我甚至於想到，與其和我一般做一個男子，反不如做這樣一個腳踵附在富美子腳上之爲的幸福，假使不能，做一片被這雙腳踐踏的席子也好。假使有人問我的生命和富美子的腳踵那個貴重，那時候我一定回答後者貴重的，爲着富美子的腳踵我連死都高興。

35

富美子的左脚和右脚——世上還有這樣地相像而漂亮的姊妹嗎？這兩只腳，不是像一雙姊妹互相以會心的麗質在競爭嗎？——我爲着高調牠的美點，

所以費了太多的文字，但是，最後請再許我附加一句！這就是籠罩着這一雙美麗的姊妹的膚色。不論外形如何齊整，假使皮膚的顏色不好，那是無論如何也不會這樣好看的。我想，富美子自己大概也爲着誇示她的美脚，所以譬如入浴的時候一般，大概也和注意顏面同樣地注意她的雙脚。總之她的皮膚顏色，帶着一年中不斷地按摩着的一般的潤澤和光輝，好像象牙一般的潔白柔滑。不，實在說來，即使是象牙，也不會有這種神祕的顏色的。在象牙的裏面，如其能夠使年輕女子的暖溫的血脈流通，那麼或者能夠造成幾分 and 神聖與優美混合而成的奇妙的顏色相似的光景。那雙脚假使說是白呢，其實在一面又不是白，腳趾的周圍以及爪端淡淡的滲着薔薇的顏色，而形成了一種淡紅的鑲邊。我看到這種顏色，令我想起了夏天喫的那種加了牛乳的覆盆子。白的牛乳和覆盆子的果汁溶化成一片的顏色，——這種顏色，是沿着富美子的脚的曲線流通着。



這或許是我的邪妄的猜測，我以為她或者為着要使我們看她那雙無比的美足，所以意外容易地應承了封翁所要求的這種難做的姿勢。

我的這種對於這種異性的脚的心境——看見好女子的脚，立刻會發生不能自禁的憧憬，而要對牠像崇拜神祇一般崇拜的那種不可思議的心理作用，——從幼小時候已經潛伏在我的胸臆，不過在孩子心裏也知道是一種可怕的病的感情，所以努力地不使人家知道。一直到了最近，我方纔從一本書上知道有這種瘋狂心理的人，並不限於我一個，在世界上渴仰崇拜異性的脚的拜物教徒——原可以叫做 Foot Fetichist 的人們，在我以外還有無數，所以我從此暗暗地留心，以為在我的許多朋友之中，或者可以找到一個。於此，這位塚越老先生出現，立刻加進了我的同好之內。和我自己不同，封翁當然不會讀過心理學的新書，所以當然不會知道 Foot Fetichism 的熟語，更夢想不到和自己同好的在

世間還有許多。大概他也和我幼年時代一樣的以爲這是祇有我一個人犯的醜怪性癖吧。加之，和我一般的青年，還不成什麼問題，像他一般以洒落的江戶兒自命的封翁心裏，有了這種近代的病態神經，那是在他？自身已經是一種時代錯誤！大概封翁自己一定在皺着眉頭，在嘆息「像我一般的通人，爲什麼會有這種奇怪的毛病呢」而恐怕被人家知道吧。假使我自己沒有同樣的毛病，而豫先以懷疑的眼光去觀察他的行動，那時候封翁對於我大概將腦中永遠的祕密起來不使暴露吧！最初，對於老人的行動已經覺得不是尋常的我，對於他不時偷偷地注視着富美子的腳的眼光，發生了奇怪的直覺，於是故意的說：「失禮得很，她的脚形真是漂亮得很！像我一般每天在學校裏看慣了模特兒女子，可是從來不曾看見過這樣美麗的雙腳！」而引誘他一下。封翁聽見這話之後，立刻紅着臉，先亮着他那雙使人不高興的眼球，一方又浮着一種要掩蔽他怕羞的微

笑。但是，後來我取了積極的行動，我說明了腳的曲線在女性肉體美中如何重要，以及崇拜女子的美足是普通的人情等話之後，封翁纔漸漸安心，稍稍流露出他的本相。

「封翁！起初，我雖則也曾反對過，可是你老人家主張取這種姿勢，確也是有點道理的事情。取了這種姿勢，腳的美點纔能毫無遺憾地表現出來呢。所以你老人家並不是不懂畫事的。」

「啊！謝謝！宇之君這樣說真使我高興。什麼，西洋的事情，我是不知道，日本的女人卻是從來以腳的美觀自豪的。所以，你看！舊幕時代的藝妓們爲着要表現她們的腳，所以即使在大寒時節，也決計不穿襪子的。那時節的客人歡喜她們的矯健，所以她們如此的，現在呢，藝妓到客室裏來也穿着襪子，真是顛顛倒倒了！本來，現在女人的腳難看，所以即使要脫襪子，也是不行的

。不過，這位富美子的腳是長得怪好，所以不論什麼時候，我總是不許她穿襪子的。」

這樣地說着，他流露出一種得意的神氣。

三 「你能夠懂得這種心境，我歡喜得什麼都說不出。畫得好畫不好一切都可  
以不問，所以，假使討厭，別的部分不畫也可以的，祇請你將腳的部分仔細地  
描寫一下。」

後來，他終於順口地說出了這種說話。普通人總是希望描寫顏面的，而他  
呢卻祇要描寫雙足。他是和我有同樣性癖的人，那是從這一句話中，已經能夠  
完全斷定了。

此後，我差不多每天到封翁家裏去。在學校裏的時候，富美子的腳也不時  
的在我的眼前閃現，所以工作一點都不能着手。到了封翁家裏，對於他所託我

的畫事，也決心用心去做，在畫的方面，馬馬虎虎的敷衍一下，祇是凝視着富美子的脚，和封翁交換些讚美的說話而已。對於封翁的性癖似乎完全地了解了。一般的富美子，一方裝着這種困難的姿勢，雖則有時候也流露些討厭的神氣，可是大都是一聲不響地聽着我們的說話。說模特兒呢，不是做被畫的模特兒，而成了發狂一般的老人和青年的四只眼睛的熱慕的視線的中心，——在她本人看來，一定是很不高興的視線吧，——簡直是一種做了被崇拜的模特兒，所以在富美子的地位，確是有些奇妙。到了這種地位，天生了一隻美足，反而成爲一種意外的災殃！在普通的女子，對於這種無聊的事情，早已敬謝不敏，可是唯其是聰明的富美子，所以馴良地做了老人的玩具。但是，雖則說是玩具，祇要將一雙裸脚給他賞玩崇拜，對手便會發瘋也似的歡喜，所以一方面說來，這也最容易的工作。

封翁和我的交際，愈加親密，他的病癖也愈加不客氣地流露出來。我爲着一種好奇心所動，所以故意地引得他深入三昧。爲着要引他，當然對於我自己的可恥的性質，也非說明不可，所以我或許可以說必要以上地誇張我過去的經驗，努力地要想從封翁的頭腦裏除去他羞恥的觀念。現在想起來，當時我的心理，不僅是單爲着要知道他人的祕密的簡單的好奇，在深奧的臆胸裏面，或許還潛伏着一種不能自己的慾念。或許是我和封翁做了同伴，一同地在搜尋可厭棄的感情的深底。他聽了我的經驗之後，總是非常地同感，並且赤裸裸地講出和我的經驗相仿的事實。從童年一直到六十歲的長時間經驗，在滑稽，醜惡，奇拔諸點，他的材料比我的更爲豐富。在這裏一樣一樣地記載，真是不勝其煩，所以將牠一概略去。祇舉一個奇怪的例子，譬如現在做模特兒臺的竹椅，決不是現在第一次放在客室中間，從前曾經屢次關閉了房門，聽富美子坐在椅

上，而自己裝做狗一般在她的脚上依偎。據他說，富美子當他主人待他，遠不如這樣對付他的能夠使他愉快。

× × × × ×

正是這一年的三月底邊，封翁真的辦清了交家的手續，將押店讓給女兒富美子，自己遷到了七里濱的別莊。表面的理由，是糖尿病和肺病日見利害，依醫生的勸告，非轉地療養不可，但是實際上呢，大概是要避去了世人的耳目，而和富美子盡情的胡鬧。但是，遷到別莊之後不久，封翁的病勢日見利害，表面上的理由，終於變了實際的情形，他對於病痛，是比較強硬的，患着糖尿病的時侯，還是酗酒無已，所以利害起來，也是當然的結果。不過，而且糖尿病以外，肺病方面又是一日日地變成了可憂的狀態。每到旁晚，總有三十八九度的發熱，從以前已經漸漸消瘦了的身體，至此更急切地衰弱起來，半個月不到，

已經瘦得不成樣子，和富美子的胡鬧，也漸漸的不能辦到了。別莊是面海而造在山腰中間的，向南而太陽照着的十席大房間，是主人的住所，枕頭靠窗緣的一邊，封翁睡在床上除出每日三餐的食事之外，已經連起床的氣力也似乎沒有的樣子。有時節在吐血之後，青色的額角向着屋頂，靜靜地像死了一般緊閉雙眼，好像是已經有了覺悟一樣。鎌倉〇〇病院的S醫士隔日來診察一次的，偷偷地對富美子說：「容體非常的不好，假使發熱不低下來，早一點也未可知，即使能低一點，也無論如何是不能再維持一年了。」給她一種注意。病勢漸漸利害，老人的性子也漸漸變壞，飯菜的口味不好，常常將服侍的阿定責罵。

「這種無味的東西好喫的嗎？你以為我是病人所以故意的欺侮我嗎？……」這樣說着，用榨偏了的枯燥的聲音痛罵，有時候說鹽加得太多，有時候說味淋加得過分，以他特有的精通一切的脾氣來批難一切。本來，因為身體的原



故，舌頭的感覺已經起了變化，所以不論怎樣美味的東西，在他？他？人身上當然不會合意。如此，封翁的性子愈躁，每日三次，沒有一次不將阿定罵得狗血噴頭。

富 「又說這種混賬話了嗎？……滋味不好不是阿定的原故！你自己的舌頭變了樣子了呢。生了病，一切都祇管自己說！——阿定！不要緊的，不要去聽他！這樣地嫌不好，儘讓他不喫就是了。」

富 封翁的性氣壞得太利害的時候，富美子常常這樣的罵他。封翁被她罵的時候，正像蝮螭遇着了鹽一般的閉了他的那隻似乎要消滅一般的眼光，立刻變成非常柔順。這種時候的富美子，差不多像使猛獸的使喚發威的獅虎一樣，使在旁邊看的人也非替她擔憂不可。

45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將任性得不可收拾的封翁，弄得這樣地順服的富美子，

這時候常常不管病人好壞離開了別莊外出，往往的一天半日的不同。

「我去買一點東西，到東京去一去來。」

她這樣地像獨語一般的說着，不管封翁的許可與否，忙忙的預備起來，去買東西是打扮和裝身得太仔細了，像一陣風也似的吹出外去。富美子的這種亂行，（？的確，這是一種亂行，封翁死後不久，她得了不少的財產，和一個從小前做戲子的T結了婚。大概那時候已經背着人在和那人密會了。）雖則是旁若無人的行動，可是封翁的本家親戚們，卻老早已經對於他的癡情表示絕望，所以這時候倒一個人也不出來說話。朝不保夕的情人睡在床上，陷於受無情的虐待的運命，親戚們早已當是他自作之孽。一方，在富美子方面說來，這樣年輕美貌的女子，每日伴住在骸骨一般的老人身邊：一日到晚凝視着單調的海色，確實也是非常寂寞無聊的事情。起初，已經是絕無愛情之可言的結合，況且

可以榨取的已經早已榨取了，所以趁被親族們拋棄了的封翁生了不能離床的大病，便看準那是好機會來了，又不等他的死亡而漸漸地發現了她的本性。

因為這種原故，富美子四五天之內，一定外出一遍，而在她出去的日子，富封翁的脾氣一定會特別地變壞。富美子在面前的時候祇要她一句話便能夠變成美貓一般馴良的封翁，一等她出去之後，便會火一般的大發肝氣，向下女尋是尋子非。但是，即使在他大發脾氣的中間，倘使他聽見富美子回來的木屐聲音，他的便會立刻停止罵人而裝出一種毫沒事情的神氣。這種態度的變化實在過分的奇怪的，所以下女的阿定往往不能自禁的失笑出來。

別莊裏除出封翁和富美子之外，還住着下女阿定，燒飯的，及管浴室下男一共五人，富美子是和方纔說過的一樣對於病人毫不照顧的，所以當看護之責的，祇有阿定一人。醫生雖則勸他用看護婦，可是封翁卻決不聽從。原因是因

爲封翁雖則在這種睡倒了不能起來的病態中，他那種祕密的脾氣，還是不會改變，若使用了看護婦，勢必對於他的祕密的享樂有所妨礙。曉得這種事實的，祇有當方的對手——就是美的脚的所有者的富美子，我，和阿定三人而已。自從封翁搬到鎌倉之後，我與其說是對於富美子愛戀，還不如說對於富美子的脚愛戀，所以不時的到別莊來玩耍。富美子也不是每天出去的，她一個人沒有小談話對手也很無聊，所以我去的時候，大概是受歡迎的，有時候在學校裏告了假，一連在別莊裏住兩三天的回數，也很不少。我不在的時候，封翁的祕密的慾望，或許不能充分滿足。所以病臥着的他，對於我的存在，也許和富美子的存在同樣的必要。封翁的毛病，已經到了連大小便不能起來的狀態，所以上面說過的裝狗的行爲已經不能再幹，對於富美子的脚，他自己已經是無能爲力。因此，他無緣無故地又拿出那張竹椅，擺在他的枕頭旁邊，命富美子坐在上面

，聽我去代他裝狗的樣子，而他自己卻眼也不瞬地凝視着那種光景。這種時候，在看着的封翁感覺到一種使他衰弱的身體承受不起一般強烈的刺激，一定感到非常的快感，在裝狗的我自己，也和封翁同樣地感到刺激，和嘗到同樣愉快的剎那。所以，我對於他的請求，總是很歡喜的應承。有時候，即使他不要求，我也自動地裝出種種樣子，來給他賞鑒。這種一樣一樣的光景，在現在寫到的時候，還好像活現的浮在眼前一樣。……那富美子的脚踏在我頭上的時候的心理。——那時候被踏着的我，似乎是的確比旁觀着封翁更幸福些。——總之，是我代替了封翁，崇拜富美子的兩腳，將神聖視的事情，一種一種地在他的面前表演。當然，在富美子看來，兩個男子將自己的腳當作玩具，或許是在想我們是世界上最怪癖的東西。

49 封翁的狂暴的性癖，因為找到了我一般的一個對手，所以和他的肺結核同

樣地日漸利害起來。將那位可憐的病人，引到這樣地步，我當然也不能免掉罪過，但是，到後來，封翁終於覺得僅看他人表演已經不能滿足，而要求用一些什麼方法，使他自己也能夠接近一下。

三 「富美！對不住你，將你的腳在我頭上踏一下子！你能這樣，我即使死了這也瞑目了！」

小 他響着塞滿了痰的喉嚨，斷續地喘着呼吸，用很幽微的聲音，屢次這樣地說。於是，富美子幫着她美麗的眉根，裝出一種踏了一腳毛蟲時候的表情，靜靜地將她的那雙柔軟的腳，放在病人發了青的額上。在柔膩豐潤的腳下，靜靜地睡着一個骨瘦如柴的病人的顏面——變成了泥土色的毫無表情的顏面，和在早上的日光裏融解着的冰塊一般的，好像感謝無上的恩寵而後睡去一般的死去了。有時候，慢慢地拿出他那雙瘦得可憐的手，來接觸一下富美子的

脚。

正中醫生的預言，到了今年二月，封翁終於陷入了危篤的狀態。但是意識還比較的明白，常常和記憶着了一般的說起富美子的脚的事情。食慾已經差不多完全沒有，但是富美子用棉花一般的東西浸了牛乳或肉汁，用她的脚趾夾了送到他嘴裏去時，他還能像貪食一般的舐食。這個方法最初是他自己發明的，後來病態利害，便沿用了這種習慣。不用這種法子，他連什麼都不肯上的口。即使用富美子的手送去，也是絕對的不行。

在臨終的日子，富美子和我都是一早就陪在他的枕邊，午後三點鐘醫生來替他打了樟腦針之後，他說：

「啊啊！已經不行了……已經就要斷氣了。……富美！啊！富美！到我死為止，你的脚放在上面，我要被你的脚踏着了死。」

聲音已經聽不清楚一般的低，但是說話還是非常清晰。富美子照例一聲不響地板着面孔將腳踏在病人上面。從此一直到晚快五點半封翁死止，正是二點半鐘之間，不斷地踏着，立着是要喫力的，所以在枕邊擺了竹椅，富美子坐在上面，不時地左右足交互地踏着。封翁在其間，曾經說過一遍，

「多謝。……」

小 微微地點了點頭。但是富美子依然是沈默着不響。或者也許是我的心理作用，我差不多能夠在她的嘴邊看出她「沒有法子，這是最後的一次了，就忍耐一下吧」的微笑。

在死前三十分鐘，日本橋本家的女兒初子方纔趕到。當然，這種奇怪，醜陋，滑稽，淒慘的光景，非使她目擊不可。她對於父親的臨終，與其說是悲傷，不如說是毛髮竦然，差不多連坐着的勇氣都沒有而伏下了顏面。但是富美



子卻毫無異狀，差不多要說出一「這是他叫我這樣的」一般，依然將腳放在老人臉上。在初子自身，不知道怎樣的痛苦，但是富美子則因為對於本家的人們的反感，所以為着輕蔑他們而故意裝出得意的樣子。不過，這種得意，正好像對於美人給以無上的恩惠，因為富美子如此，老年人能夠在無限的歡喜之內，斷了他最後的呼吸。死去的封翁，大概將自己額上的美腳，看做從天上降下來歡迎他的靈魂的紫雲吧。

的 先生：

屏 塚越老人的故事，就此終結。我本來祇打算告訴你一點簡單的梗概，但結果是牽延得成爲這樣冗長的東西。因為我拙劣的長談，多少地總消費了先生貴重的時間，真是非常的抱歉！但是，上面所說的老人的故事，或許不至於是沒有一顧之價值的東西。譬如，人間性情的根深蒂固，這種事情的暗示，或許是

潛藏在這篇故事的中間。我的文章是非常的拙劣，但是用先生的大筆來粉飾一下，訂正一下，那時候上面的故事，我相信一定能夠成爲一篇很好的小說。

最後，我衷心地祈禱先生的筆硯多祥。

大正八年五月某日，

谷崎先生座右。

野田宇之吉

### 二沙彌（谷崎潤一郎作）

章克標譯

二沙彌年紀相差兩歲，一個十三歲，一個十五歲。年長的叫千手丸。年幼的叫琉璃光丸。二人同是在他們極幼小的時候就被寄放在這女人禁制的比叡山，養育在高德的上人的膝下。據說千手丸是出生在近江地方的財富之家，因某種事情之故，被帶到這寺院裏來，是在他四歲的時候。琉璃光丸是堂堂的某

少納言的公子，也因有什麼緣故，在剛離乳母的乳頭的三歲上，就離了皇都而托身於這鎮護王城的靈場。不必說二個孩子不過從別個人聽了這些話，在他們自己卻沒有明瞭的記憶，也不是有確實的憑證的。他們心中只想他們是無父無母，只能把劬勞精勤養育他們到現在的上人當做父親，而專心壹志於佛道的。

美 子 「你們不能不自以為有很好的福分。別人的戀慕父母，懷念故鄉，都是卑下煩惱的事體；而你們除了山以外不知世間，又沒有父母，那是生來不知煩惱的苦痛的。」這樣的諭教，常常由上人說，二人自不能不感謝自己的境遇的好運了。

55 像上人這樣高德的聖者，在逃上此山以前，也曾被俗世的一切煩惱所苦，到斬絕塵念，六根清淨，是積了長時間的觀行才達成的。而且在上人的弟子之中，朝夕聽着經文的講釋，卻悲嘆着還不能斷絕煩惱的，很是不少。二人卻受

了不知世俗的好處，就可以不懼受叫做煩惱的這個那樣可怕的惡病。煩惱絕滅了就可以證菩提果的那煩惱，是本來沒有，不用再求解脫的我們，將來落髮受了戒律，一定能做到不比師傅遜色的和尚，心裏這樣念着，暗暗欣喜，度着日子。

不過二人由童稚的無邪氣的好奇心，對於那充滿煩惱之苦的塵世，究竟是一種怎樣不好的國土，即使不想去住住看，卻是種種去想像牠的。依照上人和許多先輩的話，在這污濁的塵世之中，稍微傳達一點西方淨土的面影，只有他們住的本山。從山脚下向四面八方伸展開去直到青天的天邊，那個廣漠的大地，正就是經文中所分明記出的五濁世界。二人從四明峰頂上，遙遙地俯瞰人家告訴他們是他們出世生地的方向，腦裏不能不浮起幻妙的夢境。有時千手九遠眺着近江地方，指着在淡紫色的煙靄底下放光的琵琶湖說道：

「喂，琉璃光丸，說那邊是塵世，你以為那邊是怎樣的地方？」  
用像做兄長一樣老誠的口調，向着另一個沙彌。

「聽說塵世是充滿了塵埃垃圾的討厭地方，不過從此地看去，那湖面卻是像鏡子一般澄明的。你的眼看上去也是這樣麼？」

琉璃光丸心中恐怕發這樣的愚問會被年長的朋友所笑，怯怯地說。

「不過那好看的水底有毒龍住着，湖邊上叫做三上山那裏，還有一個比那的毒龍更大的蜈蚣，這些大概你不曾知道吧。從山上望去塵世雖則好像乾淨，走下去才知道那是不能安心的土地了。上人前番曾經這樣說過，一定是不錯的。」

這麼說，千手丸口邊漏出聰明的笑容。

57  
有時琉璃光丸遙望着皇都的天空，指着在展開了繪圖一般的平原上，蜿蜒

連互的皇居的屋頂。

「吓，千手丸，那邊總也是塵世吧，在那邊不是也有像此地的藥師堂和大講堂一樣好的樓閣麼？你知道那是什麼人家呢？」

三 不懂樣地感了眉說。

「那邊是統御日本國的皇帝的宮殿。在塵世之中，那裏是頂清淨高貴的住小居。但是人要投生到去住那宮殿的十善王位，非得在前世十分積功德不可。所以我們更加非得在這山上修行，在今世種植善根不可。」

寧 千手丸這樣說，激勵年幼的孩童。

但是激勵的和受激勵的，都是不能由這一點問答，就使好奇心滿足的。照上人的話，塵世是空幻的，從山上望出去，縱使景色是很好看，這也正像水面上所映的月光一樣，是同泡影相等的東西。——「只看那尾上的雲好了，從遠

地望過去，是像雪一般清淨，像銀一般光輝的，但是走到了雲當中去看，便沒有雪也沒有銀了，只不過是濛濛的迷霧。你們會有被包在這山的谷底所湧起來的雲中的經驗吧。塵世和這雲是同樣的。」——聽了這樣說明之後，原覺得不錯，這到明白了的樣子，但是總還像有點不稱心足意的地方。二人特別覺得不稱心的一件事，是不會看見過那住在塵世的人中間的一種，是一切禍災的根子，叫做女人的那種生物。

「我來這山上時，的確說是三歲，你卻是說四歲還是在俗家的。那麼總該還稍稍記得些塵世的樣子哩。別的女人不管，至少母親的樣子還想得起來？」

「我也是常常想把母親的樣子記出來，好像再一點就可以想出來了，卻又彷彿如同隔了一種帷帳一樣，總只覺得心焦意亂。在我頭腦裏很不分明地殘留着的，只有垂下在溫暖的懷中的乳房的味道，和甜蜜的乳汁的香氣。女人胸前

有男人身上所沒的高高地漲突的豐盈的乳房，總是無疑的。只有這個是時時記得起來的，以外是什麼都想不出了，真像前生的事一樣渺茫。……」

到了夜間，並臥在上人隣室的二人，這樣子輕輕談着話。

三 「說女人是惡魔，可是有這樣好的乳房，那不是奇怪麼？」

道 這樣說，琉璃光丸疑心起來。

小 「的確。惡魔是不會有那麼柔軟的乳房的。」說了，像疑心自己的記憶一般，千手丸也側了頭。

書

二人由從小所習熟的經文，很知道女人是怎麼樣猙獰的動物。但女人用怎樣的手段，流散怎麼性質的毒害差不多是不能推測出來。照優填王經的「女人最爲惡難一，縛着牽人入罪門。」的文句，或智度論的「執劍向敵猶可勝，女賊害人難可禁。」的文句推去，女人好像是把男子四馬蹄攢了，拉拖到可怕地



方去的盜賊那樣的。但是又照涅槃經所說的話，「女人是大魔王，能食一切人。」卻又像是比老虎獅子更大的怪獸。「一次看女人，能失明功德，縱可看大蛇，不可看女人。」寶積經上這樣寫着的若是真的，那卻是住在古剎裏的蟒蛇一樣，從身中放散毒氣出來的爬蟲類了。千手丸和琉璃光丸從種種經文當

中，新搜出了關於女人的記事，便發表出來，相互鬭着意見。

「你和我都有這可怕的女人做母親，也曾被抱在膝上，卻是無恙而活到了現在。這樣想來，女人不會是像猛獸大蛇一般喫人吐毒氣的東西。」

「唯識論上有女人是地獄的使者的話，一定比猛獸和大蛇有更可怕的形相吧。我們不會被女人殺死，實在要算好運氣。」

「不過」千手丸遮斷了對手的話，「你知道唯識論的兵的那裏的文句麼？女人地獄使，永斷佛種子，外面似菩薩，內心似夜叉。——照這樣寫着的看

去，即使心是像夜叉，面目一定是好看的。那證據有，這回從京城裏來進香的商人，失心似地看着我的面孔，獨自說了像女人一樣好看的妙彌這句話。」

「我也是先前便被許多人取笑，說生得像女子一樣。一想，我的樣子是和惡魔一樣的，心裏怕起來發聲哭的事也有。卻有人說，什麼，不必哭的，是說你和菩薩一樣好看，這樣來安慰我的，我還不懂到底是稱讚還是譏笑哩。」

相互這樣談去，女人的真相益加越過二人的理解了。

雖說是大師結界的靈場，這山中卻有毒蛇和猛獸。春天來了，鶯啼花笑，冬秋到了，草葉黃落，瑞雪紛飛，是和塵世沒有什麼不同的。所不同的只就是女人一個也沒有的。一件。這樣被佛所嫌惡的女人，為什麼又是像菩薩的？這樣容貌美麗的女人，為什麼比大蛇還可怕？

「若塵世是幻境，女人一定也是好看的幻像。因為是幻像，所以能迷惑凡

夫。正像走入深山的旅人，被霞霧所迷一樣。」

種種想來想去的結果，二人在最後達到了這樣的判斷。好看的幻像，美的虛無——這就是女人了。不管對不對，若不決定，在二人的理性中是不能得着滿足的。

富美子 年幼的琉璃光丸的好奇心，像幼兒欣求童話的樂園一樣，不過是淡淡的心活，但在年長的千手丸胸裏所蟠據的東西，卻有好奇心一語所不能表出的強固。每夜他看了他對面穩穩地熟睡着的琉璃光丸的睡顏，心中想爲什麼自己要這樣煩惱呢，他不能不有羨慕別人的無邪氣之感。而且往往閉上了眼就有種種女人的影像出現於眼瞼之內，終夜擾得他不能安眠。有時見的是具有三十二相的佛的姿相，在紫磨金光中抱擁了他，有時見的是現出阿鼻地獄獄卒的相，由十八隻的角上所燒起的火炎，像一剎那間要燒殺他的樣子。動不動就受惡夢的

魔，掙出了一身冷汗，被琉璃光丸喚醒而從蓐上跳起來的事也有的。

「你剛纔口裏說着奇怪的謔語，是受了什麼妖怪的暗襲麼？」  
這樣問來時，千手丸羞怯怯垂了項頸。

「我是被女人的鬼魂所鬧呀！」  
顫着聲音這樣回答。

日子一天天過去，千手丸的行爲和表情上漸漸失去了童稚的快活和單純。一有機會他就偷偷瞞了琉璃光丸到大講堂的內殿去走，用如夢一般的眸子，注視觀世音和彌勒菩薩的豔冶的尊容，惘然耽溺於沈思。在這時節塞滿他頭腦的，只有唯識論的「外面似菩薩」一句。即使內心同夜叉一樣，即使那姿相祇不過是幻像，若是像這山中各塔堂所供奉的菩薩一般的人，在世間是活着的，那是將要多麼端麗多麼莊嚴呀！這樣想去，對於女人的恐怖之念不知在何時消

失了，殘留着的只有奇怪的憧憬的心。藥師堂，法華堂，戒壇院，山王院——他徬徨於山內的各個堂宇，百觀不厭地看那裏安置的本尊，伴佛和飛於楣間的夫人的羣像，昏昏沈沈地度日。這時候已經不想去和年幼的同伴相互談着女人富的事情了。就是提起「女人」這兩個字，在琉璃光丸好像什麼都沒有關礙美的，在他卻奇怪地感到像是很犯重罪的惡事一樣。

子 「爲什麼自己不能像琉璃光丸那樣無邪氣地去談女人的問題呢？爲什麼眼裏裏瞻仰着高貴的佛的像而心裏浮起了卑鄙的女人的影子呢？」

原 莫非這就是所謂煩惱的麼？——這樣一念及，他覺得身上毛管直豎的樣子。一味仰賴上人的話，說山上沒有煩惱的種子，自己卻在不知不覺之間已經做了煩惱的俘虜，是會不會有的？他也想率性把日來一切胸中的悶悶都對上人說明了，但又不住在耳邊聽到「不可以輕易對別的人說的！」的細音嚙囁，那

個煩悶是苦惱又是甜蜜的。不過總覺是要小心地秘密起來。

×

×

×

×

千手丸已經是十六，琉璃光丸已是十四歲那一年的春天。迴環東塔的五個  
 三 谷間，山櫻亂開，包擁四十六僧房的青葉嫩葉間，梵鐘的音響，像受薰蒸樣的  
 道 暖和，是每日接連着慵倦的和煦天氣。某日的拂曉，二人奉了上人的命，到橫  
 小 川的僧正那裏去了的歸途上，坐下在行人稀少的杉木樹蔭裏，暫時休憩一下。  
 衰 千手丸時時透着長氣一心凝視着從兜率谷中濛濛地湧上來的朝靄，直連上到尾  
 脊 上的霞雲去的那樣子。突然

「你近來一定看我的樣子覺得奇怪吧。」

這樣說，板着面孔回頭看年幼的同伴。

「……我自從和你談了塵世的話之後，就關心到女人，朝朝暮暮這樣懊惱

着。我也不是想要會見什麼女人，不過可取的是跪在如來尊像之前無論如何祈求禱告，總是女人的影像閃倏在眼睛裏面，沒有一毫念佛的工夫。我是成了怎樣的——一個可取可笑的人了。啊……」

琉璃光丸發驚看着千手丸頰上流下來的眼淚。因為哭泣着的，千手丸一定是虔誠的吧。但是女人的問題爲什麼會給他這樣苦悶，這理由是琉璃光丸所不能解的。

「你到做和尚，是還有一二年工夫的，我卻是今年就要剃度，上人說過的。但這可惡的根性不會矯正之前，即使志於菩提之道，又有什麼用呢？即使修六波羅密，守五戒，而頭腦中的妄想，做了一生的障阻，我是永劫都逃不出輪迴的世界的。不錯，女人，或是和掛在空中的彩虹一樣，不過是假的幻象。不過像我們那樣愚笨的凡夫。要使知道虹的幻象，比之去聽高明的說教，還是

直接走到雲裏去看看，卻是更加容易理會。因此我決心在出家做和尚之前，要一回偷下山去，看了女人這東西來。這樣一來，一定能理會了空幻的意味，一定妄想立時就可以消失了。」

三 「這樣事做了，不被上人叱責麼？」

蓮 爲掃除迷塵而去查實女人的正體，這千手丸的決心真是可愛的，不過琉璃光小丸覺得把唯一的友人放到可怕的塵世去，總有些放心不下。要是琵琶湖裏的毒藥，三上山中的蜈蚣出來了怎麼辦？被女人縛住了手足拖到黑暗的地穴裏去又怎樣？即使萬一活着回來，又是因爲破犯了上人會嚴厲警告過的規則，「不得我的許可，不准下山去的，」是還能許他再住在山上麼？

「淨世也有無數的危險待伏着，我是抵拚着的。膏於猛獸的牙齒，被脅於盜賊的刃鋒，不也是佛法修行的一種麼？即使不小心喪了性命，也比這樣苦於



煩惱，不是還勝一籌麼？而且上回聽說道都城離此地不過十二里路程，早朝下山去是午刻稍過就可以回來的。若是到都城太遠，那麼到山脚邊的坂本，也說是可以看見許多女人的。只要半日瞞過了上人的眼，我的願望就可以達到了。即使事後顯露了，那我若能拂淨成爲悟道妨礙的疑惑，上人也一定替我欣歡的。承你這樣關心，我很是感謝，但請勿阻止我。我的決心是很堅的。」

千手丸斷然地放言，一面看着在脚下展開的琵琶湖水面上曉霧之中，像滑溜走一般上昇起來的太陽。

「幸而今天又是絕巧無二的好機會。現在出去，未刻總可以回來的。倘使安全回來，今夜對你講珍奇的塵世的事情了。請你等着這歡欣吧。」

這樣說，用手搭在琉璃光丸肩上，宥賺安慰他樣子。

69 「假使你要去，帶我一同去。」

這樣說了，這回琉璃光丸哭了。

「若使能無恙回來，原是很好的。不過，雖說是半日的旅程，假使有了萬一的事變，幾時再能相會呢？爲了你，是赴湯蹈火都不厭的，現在在這裏叫我一這樣冷淡地和你分別，這樣不近人情的事體我做不到。況且假使上人問起你的行蹤來，又叫我怎樣回答好？反正是要受叱責的，倒不如此刻和你一同下山去。在你若是可以當做修行，一定在我也可以當做修行的。」

「不對，不對。鎖閉在妄想的關中的我，和你的心胸，如同雪和灰那樣的會不同。像潔淨玻璃一樣清純的你，沒有這樣特地冒了千危萬險去修行的必要。假使你身上有了萬一的事變，那才是我沒有什麼話可以交代上入了。若使到有趣的的地方去，決不撇脫你的。塵世是怎樣卑污穢惡的土地，若我運好，能保全性命回來，那時我的迷夢也覺醒了，一定可以把詳細的情形講給你聽的。那麼

你不必親自出去看塵世，也可以知道牠是怎麼一回事，幻象是一種什麼東西了。請你靜靜地等候着吧。若使上人問起來，你可說走失了山路，不見！我這人。」

富 這樣說了，千手丸像惜別的樣子，走近琉璃光丸身旁，長時間親偎着臉  
美 頰。自從有了知覺以後，一次也不會分離過的朋友，小別一下，又像難堪又像  
子 勇敢的。他的感情像初次登臨戰場的士卒那樣興奮。實際是有或者死去的就  
心，和立功凱旋的希望，在他的小胸裏捲旋。

富 × × × × ×

過了二天，過了三天，千手丸還是不回來。莫非掉落在山谷裏跌死了麼，同宿的人四面八方分頭去找，尋遍了山裏，也不見他的蹤跡。

「上人樣我作了惡事。前天我對上人說了謊。」

這樣說了，琉璃光丸在上人面前俯伏了，懺悔他有生以來第一回犯的不妄語戒，那是千手丸失蹤了已有十天後的事。

「說從橫川的歸路上和千手丸失散了，那是假話，千手丸已不在這山上三了。即使原是受人家的囑託，說這不從心的謊話，是我不好。請寬宥我。爲什麼那時候我不阻止千手丸呢！」

小 這樣說，琉璃光丸平伏在席上，懊惱地悲泣。

草 自己是看待他當哥哥的千手丸現在是在什麼地方徘徊呢？寢伏在那一方荒草上，受風露的侵凌呀？半日就回來，想起了那這般堅決的臨別一語，一定是有什麼事變了。照這樣徒然在山中搜索，還不如去塵世到處去查詢更好。假使還是活着的，要趕早救他出來才好。——琉璃光丸這樣決心了之後，抵拚受一頓斥責，把千手丸下山的動機，明明白白地告訴了上人。

「一旦出去走入了塵世，那是同石片投到了大海裏去一樣的。千手這個人，已經不知怎樣的了。」

上人爲對於少年現示威嚴，故意閉上了眼睛，裝做吸息而用鄭重的口調說。

「可是難得你到不爲妄想所迷，好好地留在山上。年紀雖然小，你和千手從小根基就不同的——到底，血這東西是無法可爭的。」

千手丸是平民起家的豪富之子，琉璃光丸卻是高貴的殿上人的子。「血這東西是無法可爭的」這一句話，每當比較他們二人的容貌和品格時節，以前是時時從別人人口裏發出而在琉璃光丸耳中響鳴的，在上人這卻是今朝第一次說出。

「恣意破了規戒逃下山去，是可惡的東西，爲做了這件傻事的報應，總在受着苦惱，那到想來也是可憐的。現在總是給狗子喫了或者給盜賊拿去了，恐

怕已經不在人世了吧。當做他已經亡故了而替他超薦一番吧。看這個，你不可再起什麼煩惱了。千手丸便是好榜樣。」

這樣說了，上人注視着琉璃光丸的聰明伶俐而炯炯發光的眼球，鬚鬚說「多聰敏的孩子！」用手撫他的背脊。

三  
每晚琉璃光丸只能獨個人睡在上人的隣室裏了。分別的時候的話，「那麼立刻回來。」說了這一句話，為避人眼目而特意走那行人少往來的崎嶇險路，向着入籠方面的千手丸的後影，每夜在他的夢中，遠去小去到看不見。現在想來，那是分明要送掉性命的事情，不橫強地使他絕了念頭而阻止他的實行，好像連自己也有罪的。不過想像到那時假使自己也同去了，那要遭逢到怎樣的禍難呢。他不覺得對自己的幸運是祝福了。「這也是因為自己有菩薩的保佑。自己要始終守上人的教誨，將來做一個有德的高僧，而弔千手丸的菩提。」

琉璃光丸反覆地這樣在心裏發願。倘使自己果有像上人所稱贊那樣深厚的根基，便必然可以耐受無論怎樣的難行苦行，就可以悟真如法界的至理，證妙覺的正果。——只要這樣一想，他感得在腦中燃點着了無限的信仰。

不久，這年的秋天又到了。千手丸下山之後已經過了半年的月日。滿山的蟬鳴已變成了悲咽的蛸聲，樹梢頭也開始枯黃起來的時候了。某日琉璃光丸完了他的晚課，走下文殊樓的石階向宿院方面去。

「借光借光，請問你是不是叫琉璃光丸的？」

這樣說，一個人好像有所憚忌的樣子，輕聲地叫住他。

「我是從山城國深草地方，奉了主命來尋你的。叫我把這一封信尋到了你立刻交付給你。」

那人隱身在樓門的蔭裏，把藏在袖裏的信，像有什麼話頭似的，顯示一端

，頻頻躬身行禮而向琉璃光丸招手。

「……這樣說你許是還不懂吧，詳細的情形是寫在這信裏。要把這不給別人看見交給你，而且要等你的回音，主人這樣吩咐我。」

三 琉璃光丸奇訝地看看這穿卑下的奴僕服裝，是二十多歲而生薄髯的人，無心地看到了信面上，同時他不禁地喊出，

小 「啊！是千手丸的手筆！」

叢 那人像制止他的銳尖的高聲似的接下去說。

睿 「是的，你記得不錯。寫這信的人是同你要好的千手丸樣，現在是我的主人。今年的春天，下山不久，被人販子攫了去，受了很久的苦難。但是還命不該絕吧，二個月之前，賣到了深草的財主家來做奴才，天緣湊巧，他的美麗的容貌，被財主的姑娘看中了，現今是做了那人家的贅婿，成了沒有什麼會不如



意的可豔羨的境遇了。這就是因爲同你有宿約要報告你塵世的情況，所以寫這一封信來給你。塵世決不是像在山上所想像那麼樣的空幻，也不是那樣可怕的地方。女人不但不像什麼猛獸大蛇，卻是比春花更加姣豔，比佛陀更加情深的，詳詳細細地都寫明白在上面的。千手丸樣不但有財主的姑娘，而且另有許多的女人戀慕他，是明天神崎，今日蟹島，江口那樣到處遊行，比二十五菩薩更美麗的遊女羣衆，大家都愛悅他，像在春的野山狂飛的蝴蝶一樣，過着快樂的生活。但一想到你還不知道塵世是這樣子的有趣，而枯樵地過活着，覺得很對你不起，倘使你願意，主人很想偷偷地把你接下山去，到深草地方的家，和先前同你一同，同享這歡喜幸福。即使照我說起來，你是比千手丸樣更加好看的一妙彌，若使埋沒在這樣的寺院當中，實在是罪過的。像你這樣容貌好看的人，若使走到世上去，要怎樣地被人家贊嘆啊！總之我說的是真是假，請你

看這信吧。還要請你務必和我一同到深草去。我現在要到近江國的堅田的旅舍去過夜，明天清早，我再回到此地來。這中間請你好好地仔細想想看，倘使你有了決心，請不要被什麼人看見，來這樓門下等我。決不會有使你為難的事情。倘使我能伴你去，主人不知要怎樣狂喜了。」

這樣說，那個人的笑迷迷的樣子，琉璃光丸是無端地覺得可怕。也沒有工夫仔細去辨味隔了半載突然得到的朋友的信息的歡喜，卻來了一個關於自己一身運命的重大問題，突然端出在眼前，他暫時覺得像要窒息，像要目眩的樣子，戰慄而佇立着。

「一別以來，遭際萬端，正不知吾言將何以發其端，何以結其尾也。本擬躬親登山見汝，以慰久別之相思，且得面談一切之快愉。惟念一旦破戒，已成犯規之身，一乘之峰，高巍而不可仰。一味之谷，深淵而難以近。……」

手執了這樣寫着的信紙的一頭，琉璃光丸疑心他自己是身在夢中，只茫然地急急亂讀那散在着的文言。「曾言半日即歸，而至如石沈大海之一無消息，其不將謂汝誑耶。然余實不得已也。此日之晚，擬即回寺，過雲母嶺時，忽自暗中躍出強人，掩吾口，掩吾目，劫余以去，不知所之，余將疑是為破戒之報，而赴三途入難矣。」有這樣的信仰的文句，卻又用放膽的大膽那一怪哉，怪哉！」地開頭寫起來，是有不懼神佛的一節。

「怪哉，怪哉！塵世非夢亦非幻也。塵世乃西方淨土之極樂國也。此時為余千手，已更不需何種一念三千之法門，與三諦圓融之觀行矣。為圓頓之行者，不如為煩惱之凡夫，更得歡暢，遠可享樂。請勿疑余所言，及早變志下山，來與余共享世上之歡喜。」這的確會是千手丸的口吻麼？那樣信心深厚的千手丸會那樣呢咀過煩惱二字的千手丸，這真會是他的意思麼？在這文章的全幅裏

，湧出的冒瀆的言語，很浮淺的調子和一種壓迫人的意氣，挑發了琉璃光丸胸中強度的反感；同時一面在頭腦裏長時間壓鬱着的對於塵世的好奇心，也用同樣的強度，狠狠地湧起來了。

三 「明天朝晨好了，請你仔細想想。這是不用說的，請你不要和別的人商量。這山上的和尚所說的話沒有一句不是假的。要你那樣無垢的沙彌斷絕世間的小念頭，隨口捏造亂話騙你。總之請你緩緩地看了那信文，再請你自己裁決，那就好了。」

那人看見琉璃光丸面上顯出來的狐疑之色，唆調他一般說了這幾句話。像很忙一樣，二三回躬了身，就匆匆地走下石階走了。

琉璃光丸是還不能停止他身體的震顫。那人把這純潔坦白的少年的心中所容受不下的苦悶的東西裝託而去了。自己要由預備着明天朝晨給付的回答，而

定自己的將來，——這樣的大事件他手裏從來不曾遭逢到過。只自覺到了這一點，就不能制止自己心頭激烈的動悸。

到了夜裏，腦裏還是被不安和興奮支配着，他始終不能靜靜地仔細去考慮那提出在他面前的問題。發露了那永遠封閉的「女人」的祕密，到處連續着驚異的文字的那一封奇怪的信，原想等待心裏的騷亂平復了之後再回讀一遍看的，就放在桌上，他卻瞑目而一心念佛。雖是可懷念的舊友的消息，但是想把自己的已特意要堅固勇猛精進之志，而積隨緣起行之功的念頭，突然地從旁邊進來擾亂，卻是有點可恨又可惱的。

「讀了要成迷妄的根原，還是把牠燒燬了吧。」

這樣想卻又說「這樣地感到危險，自己還不致於如此孱弱的。成了嘲笑自己的卑怯樣子。自己的迷不迷，只是由佛的意思的。千手丸說塵世非幻這話，

到底有幾分可信呢？有多少可以誘惑自己呢？若使不能勝過這誘惑，那是自己已經被佛遺棄了。」對於刻刻在心裏浮起的好奇心，他又不能不想出種種辯解的說話。

三 「……至於女人之優雅都麗，則彩筆難描，文詞亦不足以盡其極，舉世實無一物足以方之。……昨亦泛舟旋律，至一地名江口者，沿岸青樓相接，遊女泛舟河上，如芙蓉出水，蓮花新放，將謂為勢至菩薩之降世，抑謂楊柳觀音之現身耶？此實世間之至美境，人世之極樂地也。又來圍繞千手乘舟，姣聲軟語，求獻清曲。乃命歌一首，則其中有一樂者曼聲扣絃而歌曰，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釋迦也聽說有母親的羅睺羅的，這樣反覆着節拍而歌……」

這前後的文章，千手丸是用渾身之力，來打壞琉璃光丸的道心的那一種寫法。出生十六年之後才看到了世間的這個少年的無限的歡喜和讚嘆，在那裏高

聲喊出來。有時欣歡雀躍喜氣衝天，有卻怨恨欺騙了自己的上人，有時爲了幼年之友的琉璃光丸誓永久的友情，披瀝誠意而勸他下山。琉璃光丸以前在經文的一節裏，或在什麼裏從來也不會感受到都這樣深切的讀後的印象。

「信爲在十萬億土彼岸的極樂淨土，誰知卽在此山之麓。此處有活菩薩無數，若往就之，必得歡款。」——這可驚的事實，已經沒有一點可以懷疑之地。千手丸的信中是脫漏了不會寫的，那裏一定有迦陵頻伽，孔雀，鸚鵡嚶鳴着。築建的都是碑礫，瑪瑙的樓閣，金，銀，赤珠的階段吧。在琉璃光丸的眼前忽然展開了童話裏所出現的非凡美好的空想的世界。降臨到這樣好的世界去，爲什麼是成爲悟道的妨礙的？爲什麼上人看低那個世界，而要使我和那個世界遠隔呢？他在打勝那誘惑之前，要知道非打勝那誘惑不可的理由。

他在昏暗的燈光底下，幾次三番展開那信來反覆地讀，全一夜不會合眼而

想這事。想從自己的知識，自己的理解力的一切範圍中，去搜出足以充分否定信中所寫的事實的什麼證據來。連自己也感到自己的熱誠地去傾聽良心的吩咐，佛的救度。但是結局，使他最後的決心躊躇的，也只有對於住慣了的禪房生

三 活的難捨，和由上人的訓戒所強制的盲目的畏敬，以外沒有什麼別的東西。

運 但是，這二件卻意外執拗地把握了他的心，他若使要努力不下山去的，除了助長高調這二感情之外並無別法。

叢 書 「你相信了千手丸的報告而不相信佛陀的教訓和上人的警戒麼？敢如此冒瀆說佛陀和上人說誑麼？你以為這樣就罷了麼？」

他是這樣要發出聲音來說說看的。塵世是像千手丸所說那樣有趣的。但爲這有趣所引誘，而把十四年來修行積功下來的堅固的信仰，一朝拋開了是可以的麼？自己不是剛立過耐苦行難的誓願麼？即使現世的快樂是可得的，但是因



此而受佛譴，若來世墮入了地獄，那不是有十倍二十倍的苦痛麼？

「血這東西是無法爭的……」

這文句，這時忽然在琉璃光丸心中浮起。自己和千手丸從小就根基不同的。自己有佛的保佑。自己現在幸運想到了「來世的報應」必定也是佛的保佑。既有來世，怎麼樣能不怕佛譴呢？正是因為有來世的希望，所以上人才禁止我們享現世的快樂。千手丸或者不相信，而自己卻很堅決地相信來世，相信佛譴的。正是因此才可以說自己的根基是本來優異的。上人的稱贊自己，不就是說這  
一點麼？

這念頭像天的啓示一樣降到了琉璃光丸的頭上來。起初像電光一樣的閃閃發光的東西，次第擴大來像到汪洋的海濤了，潑潑地浸透了琉璃光丸的魂，包擁了他的全體。那個閃煜爽朗的而陶醉於嘹亮的音樂那樣心情，非深入三昧之

境的行者是不能味到的宗教的感激，那種調子。琉璃光丸不覺合了掌而拜眼不見的佛。又在心裏連續反覆這一連說話。

「一刻移心於今世的榮華而想拋撇來世的果報，這我所犯的愚蠢的罪請宥恕了。我決不再第二次生起像今夜那樣的卑鄙的想頭了。請宥恕我。」

已經是不管如何我不能受人的誘惑了。千手丸若想耽溺於現世的歡樂，由他一人去耽溺好了。也因此來世倒跌在無間地獄裏去受無量劫的苦惱好了。那樣時候正是自己到西方淨土，而從高處俯瞰他哭泣叫號的樣子了。已經是不管怎樣說，我的信念都不會動搖了。我已經在千鈞一髮之際站住了。已經不妨，已經安穩了。

琉璃光丸達到了這樣的決心時，長長的秋夜已經漸漸亮起來了，晨課的鐘聲已經朗然地打響了。他抱了比平生更加幾倍的緊張的心胸，恭恭敬敬走到像

才醒的上人的室中去侍候。

千手丸的使者在那一天的卯刻到文殊樓的石階邊去等候，果然琉璃光丸到這地方來了，不過少年的回答，全然是他預期以外的。

「塵世也許是有趣的，但我因另有道理，不下山去。我對於女人之情，還是覺得佛的恩惠更可感謝。」琉璃光丸這樣說。再從懷中取出昨夜的信來。

「我在今世受苦，卻想在來世享安樂的。把這話說給千手丸聽。保存了這信，反而使心上生迷，所以請你把這信拿回去。」

在那人不思議眯着他的眼睛想說幾句什麼話的時候，琉璃光丸把信丟在地上，頭也不回急急向僧房那邊走了。

×

×

×

×

「你到明年已經是十五歲了。因為前有千手丸的例，春來了，早早受戒吧。」上人對琉璃光丸說。

不過，一旦因舊友的消息而幾乎要搔亂他的心，雖則一時用熱情而無理地壓服了，但終不能長久保持平靜的。他胸裏也漸漸開始放出煩惱的曙光。曾經苦纏着千手丸的妄想的意味，他也漸漸懂起來了。他也和千手丸一樣夢見了女人的影像，到了對於堂塔的諸菩薩像也是感着蠱惑的時代了。有時對於送還千手丸的信一件，覺得有點可惜的心情了。有時也想或許深草的使者還會來一次，心裏是暗暗期待看的日子也有。他有點怕敢和上人見面了。

但是還相信「佛力保佑」的琉璃光丸，不想取千手丸那樣盲妄的行動的，他某次在上人面前俯伏了說這樣的話。

「上人樣請憫憐我的愚笨，現在我是成了不能嘲笑千手的人了。請教授給

我鎮壓煩惱之炎的法道，打消女人的幻的方法。爲入解脫之門是抵拚怎樣苦  
的修行都不避忌的。」

「你很好，那這一件向我懺悔了。真是可稱贊的用心。好極的沙彌。」  
上人這樣說。

「當這一種邪念起來的時候，只有一心去求告我佛的慈悲的方法。從今天  
起二十一日之間，每天不要間斷去齋戒沐浴坐宿在法華堂吧。這樣之後，一定  
成了功德而可以打掉那些討厭的幻象了。」

上人這樣教道了。

恰好翌日是第二十一日的滿願的夜間。琉璃光丸凭在殿內的柱上，因爲連  
日疲勞的結果而昏昏地打瞌睡了。夢中卻來了一個高貴的老人，像頻頻呼他的  
名字。

「我告訴你一樁好消息。你前世是在天竺某國王朝庭上做官的。那時這國的京城裏有一個美女，深深地戀慕你。但你那時就是道心堅固而不溺惑於情慾的人，所以那女人無論如何不能迷你。你因為拒斥了女人的善果，今世就來育三在上人的膝下，成了受得善智識的身分，但戀慕你的女人，還不能忘你，變了道形住在此山中。你若為女人的幻象所苦，去會會那個女人好了。那女人因為要迷你的報，在這世是成了禽獸，但因托跡於高貴的靈場，而朝夕聽着經文，所業以來世去生在西方淨土的。在極樂的蓮花座上，和你同現微妙的菩薩相，浴在普盡十方的佛陀的光明之中。那女人現在單獨在這山的釋迦峰頂上，受了傷要死去了。快去會那個女人吧。那麼她比你先到了阿彌陀的佛國，暗中一定幫助你的菩提心。你的妄想一定會掃除得片屑不留。——我是因為愛重你的信仰，做了普賢菩薩的使者，從兜率天來的。使你的信仰長長這樣地堅固不動，給你這

一串水晶念珠。決不可以疑心我的話。」

琉璃光丸一驚醒來時，已不見了老人的蹤跡，他膝上卻有水晶的念珠，像朝晨的露珠一樣晶瑩地輝耀着。

在十二月末的朝上，在像剪刀一樣的寒風之中，要登到釋迦峰頂上去，在美弱小的沙彌是比三七日水浴祈禱加倍的難行，但琉璃光丸是要去會那有三世深重宿緣繫着的女人的現世姿，就忘了前後地去走上這險阻的山路，卻不感到什麼苦勞什麼障礙。途中霏霏地下起棉花朵一般的雪來，也不過作爲使他一徹的意志和情熱更加燃旺來的柴薪罷了。眼見這天地山谷樹林包進在浩浩蕩蕩的銀色中去，他幾次跌倒，卻仍起來走上去。

91  
好容易漸達到了頂上的時候吧。在捲旋而降下來的繽紛的積雪中間，看見比白雪更白的一塊，疑心莫非是雪的精英那樣的東西，有一隻不知名的鳥，在翼

下負了創傷，點點像散花那樣地滴流着血，倒在地上喘息而苦悶着。眼中看見了這樣子，琉璃光丸一氣跑過去，像護雛的老鳥一樣，兩腕緊緊地抱住了她。而在這聲音都發不出來的暴雨底下，高唱阿彌陀的佛號，把手裏所持的水晶念珠加到她的項上去。

三  
還  
小  
，他的像可愛的小建築那樣的東髮上，也不知是鳥的羽毛還是雪粉，頻頻地洒地降上去。



# 三通小叢書新刊書目

## (二)

名家創作選★	一〇〇一	魯迅郁達夫等
名家散文選★	一〇〇二	茅盾豐子愷等
英文學習法★	一〇〇三	林語堂詹文滄等
兒童戲劇集★	一〇〇四	本局編輯部
超人的悲劇★	一〇〇五	謝冰心著
阿Q正傳★	一〇〇六	魯迅著
野地上的樂園★	一〇〇七	魯迅著
地施與昭君★	一〇〇八	魯迅著
西施與昭君★	一〇〇九	廬隱女士著
荒地上的樂園★	一〇一〇	顧一樵等著
文飯小品★	一〇一一	方西著
素十箋★	一〇一二	周作人著
愛眉小札★	一〇一三	陸晶清著
	一〇一四	徐志摩遺著

創作集錦★	一〇一五	張資平等著
近代英國短篇小說選★	一〇一六	高斯華綬等
近代美國短篇小說選★	一〇一七	愛倫坡等
近代法國短篇小說選★	一〇一八	莫泊桑等
近代德國短篇小說選★	一〇一九	克萊斯特等
近代英國短篇小說選2★	一〇二〇	吉百齡等
近代美國短篇小說選2★	一〇二一	劉易士等
近代法國短篇小說選2★	一〇二二	法朗士等
近代德國短篇小說選2★	一〇二三	霍普特曼等
子愷隨筆★	一〇二四	豐子愷著
聖陶隨筆★	一〇二五	葉紹鈞著
冬兒姑姨★	一〇二六	謝冰心著
戀兒史★	一〇二七	廬隱著
平屋隨筆★	一〇二八	夏丏尊著
蛤藻集★	一〇二九	老舍著

春風	一〇三〇	張天翼著
彷徨	一〇三一	魯迅著
吶喊	一〇三二	魯迅著
幽默文選	一〇三三	林語堂著
朱湘隨筆	一〇三四	朱湘著
新時代的舊悲劇	一〇三五	老舍著
長明燈	一〇三六	魯迅著
花邊文學	一〇三七	魯迅著
茅盾選集	一〇三八	茅盾著
自己的文章	一〇三九	周作人著
平屋雜文	一〇四〇	夏丏尊著
現代女作家小品選1	一〇四一	謝冰心等著
現代女作家小品選2	一〇四二	蘇綠漪等著
蜜味的夜	一〇四三	張天翼著
正在想	一〇四四	曹禺著
驢子和騾子	一〇四五	魯彥著
塔的秘密	一〇四六	巴金著

選	幕	一〇四七	郁達夫等著
輓	情	一〇四八	歐陽山等著
樹	集	一〇四九	諸名家著
惠澤公	公	一〇五〇	魯彥著
茅盾隨筆	筆	一〇五一	茅盾著
女兒	心	一〇五二	落華生著
文	珍	一〇五三	林徽因等著
地藥	箭	一〇五四	寒穀等著
慘	霧	一〇五五	許傑等著
冰心散	文	一〇五六	冰心女士著
不算情	書	一〇五七	丁玲等著
橋	上	一〇五八	魯彥著
嚴肅的	生	一〇五九	張天翼等著
梅嶺之	春	一〇六〇	張資平等著
平常的	故	一〇六一	葉紹鈞著
春光不是	她的	一〇六二	葉紹鈞等著
初戀	戀	一〇六三	巴金等著

無名作家日記	富美子的脚	河童	雪的夜話	美的少年	冰結的跳舞場	惡冤	某傻子的一生	男清姬	鐵窗之花	雪地	猯子控	出獄	五元	殘冬	雪的除夕	海的圖畫
一〇八〇	一〇七九	一〇七八	一〇七七	一〇七六	一〇七五	一〇七四	一〇七三	一〇七二	一〇七一	一〇七〇	一〇六九	一〇六八	一〇六七	一〇六六	一〇六五	一〇六四
菊池寬等著	谷崎潤一郎著	芥川龍之介著	里見淳等著	有島生馬等著	中河與一等著	谷崎潤一郎等著	芥川龍之介著	近松秋江等著	林房雄等著	何毅天等著	臧克家等著	何家槐著	王統照等著	茅盾等著	張資平等著	羅黑芷著

小	隨踪瑣草	詩的	現代詩家評	名家譯作選	胡適論文選集下	胡適論文選集上	五月之夜	五	柘榴石的手劍	淑女	保羅的罪狀	迷途	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	小天使	小	克蘭比爾	羊脂球	歸來
一〇九七	一〇九六	一〇九五	一〇九四	一〇九三	一〇九二	一〇九一	一〇九〇	一〇八九	一〇八八	一〇八七	一〇八六	一〇八五	一〇八四	一〇八三	一〇八二	一〇八一	一〇八一	一〇八一
許傑等著	魯彥著	朱湘著	朱湘著	魯迅等譯	胡適著	胡適著	哥果爾著	庫卜林著	杜斯妥亦夫斯基著	卞脫等著	托爾斯泰著	薩伐格著	安特列夫等著	法朗士著	莫泊桑著	莫泊桑著	莫泊桑著	莫泊桑著



# 三 通 書 局 營 業 要 目

學校課本	中西文具	機關用品	繪圖儀器	中西書籍	雜誌刊物
運動器具	各種掛圖	教育用器	兒童玩具	風琴樂器	各種地圖

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十日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二十日發行

## 富美子的脚

谷崎潤一郎著

章克標譯

三通書局編輯部

代表人中村正明

上海三通書局

代表人中村正明

北四川路八三九號

三通書局印刷所

四馬路中三三一號

南京朱雀路八〇號

杭州新民路三四五號

新東京興安大街

南洋新加坡及全國

各大埠各大書局

代理店  
門市部  
印刷者

#57

101035

